

安居乐业并重，搬迁脱贫同步

湖北八十八万搬迁群众脱贫观察

新华社武汉8月24日电(记者李伟)“十三五”时期,国家下达湖北省易地扶贫搬迁规模为88.23万人。截至今年6月底,湖北全省完成“交钥匙”工程,搬迁群众全部住进新房。贫困户搬离了穷山与僻壤,是否搬来了安居与希望?酷暑之际,记者探访了湖北多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。

搬进新居,更要乐业

烈日炎炎,门前月季花开得正旺,刘昌国和老伴在新家看着电视,吹着风扇避暑。早上5点去村里的菊园除草,9点天热“下班”回家。两人一年在菊园务工收入有近3万元。

“搬到新家,算是搬到景区了,环境好,又有工作收入。”刘昌国感慨地说。在麻城市黄土岗镇伍家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,像刘昌国一样,74户搬迁群众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都在菊园找到了工作。

黄土岗镇党委书记李小雄介绍,镇上选择交通便利、靠近产业园区、景区的地段作为安置点,就是要解决搬迁群众后续脱贫发展问题。

记者从湖北省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,全省搬迁选址采用靠近中心村、靠近生态旅游区、靠近产业园区、靠近集镇、靠近城区的“五靠近”集中安置方式。全省搬迁人口中进城进镇的达到6.48万户21.11万人。

走进黄冈市红安县城关镇竹林新村,这里俨然不再是“村”,而是一个崭新的城市社区。一栋栋荆楚风格的住宅楼错落有致,购物广场、幼儿园、卫生院等网点配套齐全。走进小区,广场、路灯、健身器材应有尽有。

要安居,更要乐业。竹林新村的搬迁贫困户,户户对接了扶贫产业,达到了“两不愁三保障”脱贫标准。53岁的搬迁户吴元红说,离城区更近了,打工机会多了,赚钱容易了。

目前,湖北全省集中安置区已发展形成了农林、养殖、旅游、手工、光伏等特色产业,安置区内有劳动能力的搬迁户均有一种以上稳定收入来源,99.32%的搬迁群众已经实现脱贫。

让搬迁群众住得放心、安心、舒心

“全市174个集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,我们每年每个点至少跑五次,目前房屋质量无一投诉,如果哪里出现问题,终身追责。”麻城市易迁办负责人张志伟介绍,当地按照全省统一要求,统一规划设计、统一招标采购、统一质量监督、统一竣工验收、统一安置到户,统一公平分配到户,既保证了建设工期,又保证了工程质量。

确保安置点的质量安全,才能让搬迁群众住得放心、安心、舒心。

今年6月以来,为将洪涝灾害对安置点的影响降到最低,湖北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和分散安置房屋的日常巡查,对全省已排查出的隐患点进行复查复核,对在建的补短板项目和扶贫车间、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安全管理。目前,全省10359个安置点经受了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。

“安置点成立了新的社区,设了环境卫生组、治安保卫组、纠纷调处组、互帮互助组和红白理事会,每栋楼推选出一位楼长,每名党员联系一栋楼,有镇干部专职管理社区。”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宜民佳苑党支部书记吴汉良说,来自4个高山自然村的306户村民搬迁新居后,住进新房子,过上好日子,有了新组织,正在养成好习惯,形成好风气。

目前,湖北25个需新设置群众自治单元的、中、大型安置点均已配齐了自治组织或临时管理机构,新成立了958个村(居)民小组。

信心足了,小康近了

“还完了十几万元的欠债,还有一些存款,受疫情影响,我们转型改养能繁母猪。”门前停着一辆新轿车,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,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新屋安置点的夏雄伟一家喂完猪,在新房里吃着葡萄乘凉。

夏雄伟患有甲亢,需长期服用药物,妻子患有肺结核,前几年,他申请了无息贷款,做起黑山羊养殖。通过学习养殖技术,夏雄伟走稳了养殖路。去年,夏雄伟被评为全县“致富先锋”。

5年时间,从贫困户到脱贫户、“领头羊”,夏雄伟感慨万千。下一步,他打算适度扩大养殖规模,利用猪粪进行生态种植,夏雄伟说:“信心足了,小康近了。”

搬迁是手段,脱贫是目的。湖北积极谋划稳住搬迁群众发展后续动力,各地不断积极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与高效农业有效衔接,深化乡村振兴农业发展,带动区域乡村产业壮大。房县黄酒村、郧阳龙韵新村、王英镇新屋村……安置点后续扶持与乡村振兴统筹结合的“明星村”正呈群星现象。

“下一步,湖北将切实提高易返贫搬迁人口、边缘搬迁人口和相对低收入搬迁人口的收入水平,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、稳得住、可发展、能致富。”湖北省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,湖北还将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,引导搬迁群众转变思想观念,更新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,逐步适应新环境,融入新生活。

新华社昆明8月24日电(记者吉哲鹏、庞峰伟)天色渐暗,金平河畔的伉俪小镇热闹起来。42岁的苗族汉子黄小风摆好凳子,燃起木炭,架上烤架,随后来到妻子邓不座旁边一起准备肉串,招呼着来吃夜宵的乡邻。

烟火气里升腾着生活的希望,期许已久的项链承诺着未来……今年七夕前夕,记者走进大山深处的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,寻访那些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燃烧了时光、温暖了岁月的爱情故事。

夫妻烧烤店里的烟火气

“和以前比,真是天上地下!”回忆往昔,黄小风不由感叹。

位于云南南部的金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,也是直过民族聚居区,属于云南脱贫攻坚中的“硬骨头”。

去年12月,金平县伉俪小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第一期建成,2000余名贫困群众搬入小镇,黄小风夫妇也住进了83平方米的新房。

在当地,“伉俪节”是男女青年聚会、感情交流的传统节日。“伉俪小镇取此名,也寓意着搬迁群众的生活甜蜜蜜。”金平县委书记晋洪江说。

回顾以往,漏风漏雨的土墙茅草房是黄小

风两口子挥之不去的记忆。这些年来,四处打工、生活艰辛,夫妻俩也没有放开彼此的手。

住进了新居,下一步要把日子过红火。开烧烤店是个不错的主意,但祖祖辈辈都没干过这一行,夫妻俩犯了难,如何取得健康证、如何办营业执照……挂钩联系的扶贫干部得知后,主动上门来讲解。

烧烤店选址在新家斜对面。“店面73平方米,一年租金7000元。”邓不座掰着指头介绍,装修加买各类器具一共花了3万多元,其中借了两万元。

营业半年多,烧烤店已经赚了七八千元。“还上两万元的借款不算难事。”黄小风说。

夜幕降临,烟火升腾,小店里香味四溢。火光映照下,夫妻俩的脸上渗出点点汗珠。

“媳妇要是戴上项链,一定更好看”

“给妻子刀艳买一条项链。”在金平县金水河镇龙凤村,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29岁布阴族青年陈自强也有着对未来的期许。

结婚时,陈自强家里太难了,别说没办婚礼,连几千块钱的彩礼都是到处借的。

虽然名叫“自强”,但自强自立过好日子谈何容易。布阴族属于直过民族。陈自强回忆,小时候粮食不够吃,父亲还得到森

林里打猎。

“结婚后第一个春节,没钱给媳妇买新衣服,没杀年猪,首饰更是想也不敢想。”提起过往,陈自强用手背抹了抹眼角。

2016年底,陈自强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在政府帮扶下,他种起6亩甘蔗,10多亩草果、板栗。人勤快,脱贫也快,2018年,陈自强顺利摘掉“穷帽”。

“去年本想着给她买条金项链,但夏天的一场山洪把买项链的钱‘冲跑了’。”陈自强的甘蔗田、草果地受灾严重。

决不能让群众因灾返贫。金水河镇给受灾群众免费发放了鸡苗、草果苗等,陈自强也领到了25只鸡苗、够种两亩的草果苗和4亩的灵香草。

夫妻俩盘算着,加上自己种的3亩连翘,今年收入能突破4万元。“赚钱不容易,还是要省着花。”心疼丈夫的刀艳从未开口要过什么。

“媳妇要是戴上项链,一定更好看。”这次,陈自强不想听妻子的。

“现在的生活最有滋味”

金水河镇火炭洞村的一片香蕉园里,56岁的瑶族建档立卡贫困户盘贵才在做活的间隙,不时望向远处的勐拉镇。那里,与他相伴

30多年的妻子邓云妹正在做工。

老两口的日子平平淡淡,但盘贵才说:“现在的生活最有滋味。”

“以前的竹篾房一到雨天,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。吃水也是难事,要走一个小时山路把水背回来。”盘贵才说。

他本以为就要这么熬下去,但脱贫攻坚让生活发生了巨变。

2018年,火炭洞村启动农村危房改造工程。盘贵才家的老房经过增设框架、结构加固、更换砖瓦,焕然一新。

放下手中的镰刀,盘贵才细数自家的三大变化:头一桩是住,房屋安全结实;第二桩是腰包,靠种香蕉、橡胶和养猪、养鸡,去年全家收入近5万元;第三桩是精气神,如今一家人心气畅快,再也不苦闷着脸了。

今年5月,金平县退出贫困县,近2.7万户、12万人脱贫摘帽,火炭洞村也在其中。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。

去年10月,盘贵才的儿子盘正强花两万多元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,平时拉粮食、香蕉。有时盘贵才想老伴了,就让儿子开着三轮车载他到镇上,一路上说说笑笑。

“熬过了苦,才能尝出现在的甜。”盘贵才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。

“托牛所”带富“屏幕牛倌”

新华社哈尔滨8月24日电(记者李凤双、邹大鹏、杨喆)“看!这就是俺的牛,从花色就能看出来,在这‘托牛所’多舒坦!”站在黑龙江省林甸县众晖牧场监控室里,花园镇丰收村农民吕建华隔着屏幕当起了牛倌。屏幕里,牛舍内几十只奶牛整齐排列,自动控温装置正驱动风扇、自动喷淋装置,为奶牛降温消暑。

41岁的吕建华是个养牛“老把式”,20岁就在自家养牛,吃过苦、受过累,也因奶牛产奶量不高、效益不稳定苦恼过。

吕建华自己养牛时,实行“粗放式”散养管理,喂的是“老三样”:豆饼、玉米面、玉米秸秆。“每头牛每天产奶量最高也就20多公斤,受累不说,还卖不上价,质量验收总不合格。”吕建华说。

作为散养户,吕建华和家人养牛全靠感觉,跟科学不沾边,牛一多就有点“懵圈”。“每天要赶着牛去收奶站,还要手工挤奶,下小牛时成天成宿看着,牛多真干不过来,着急!”回想起过去的养牛经历,他唏嘘不已。

2013年,随着当地小型收奶站逐渐撤并、倒闭,企业推广规模化养殖,像吕建华这样的散户开始找寻新出路。

“一次偶然机会,听说众晖牧场能够进行托管饲养,便试着将家里6头牛送来寄养,到现在寄养7年了,俺的奶牛数量也翻了10倍。”吕建华说。

与自己养殖不同,牧场提供优质饲料、科学管理和自动收奶等专业服务,吕建华只需承担饲料费用和一斤奶几角钱的管理费,别的活儿都不用操心。吕建华当起“屏幕牛倌”,平时没事就到牧场通过监控看看牛,每天在牧场微信群里看看产奶量信息。

“人家喂的是青贮玉米等,成本高、侍弄精,但产奶量也真上去了,高产期每头牛日产量是在家散养的两倍带拐弯儿。”吕建华说。产量意味着丰收。如今,吕建华在牧场寄养的62头牛,保守



▲在黑龙江省林甸县众晖牧场,养牛大户吕建华(左)通过监控屏幕查看托养牛的情况(8月19日摄) 新华社记者杨喆摄

估计每年可给他带来60多万元的纯收入。

“我们帮助农户养奶牛,不仅仅可以让他们致富,也可以稳定我们的鲜奶来源,还可以控制品质,从而达到农户与牧场的‘双赢’。”众晖牧场场长卢井南说,目前牧场通过这种形式已为老百姓代养808头牛。

“屏幕牛倌”不止一种。除了吕建华的寄养模式,众晖牧场还通过“托牛入场”,为周边贫困户托养612头牛,带动他们脱贫。

“我也‘托’了牛,俺的两头牛从入牧场我就没见过,就跟银行存款一样‘旱涝保收’,这个‘托牛所’挺科学!”69岁的林甸县花园

镇火箭村贫困户高运富说。

林甸县畜牧兽医局局长姜“猛”介绍说,“托牛入场”方式是指,当地创新“活体抵押”方式,由银行向牧场发放扶贫再贷款,带动贫困户脱贫。“两头牛每年可以分到4000元,我还养猪也没少赚,2018年就脱贫了!”高运富笑着说。

林甸县委书记晋伟说,全县31个规模牧场中,5000头规模牧场达到7处,存栏奶牛6.5万头,日交售奶量800吨,畜牧业产值已超过全县农业产值的“半壁江山”,“屏幕牛倌”见证了乳品产业的升级。

文旅扶贫,深山苗寨“重生”

新华社重庆8月24日电(记者王金涛、陈青冰、黄兴)对于罗家坨苗寨里的一些老人来说,他们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6公里外的弯子镇。如果想去镇上赶集,他们只能攀爬山间弯弯曲绕的泥巴路。现在不到10分钟的车程,以前要走1个小时。

罗家坨苗寨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,地处武陵山脉深处。2007年,在全县文化旅游资源普查中,它被“发现”了。调查显示,这个苗寨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,是重庆市目前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家族式苗寨。寨内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,苗族风情浓郁。虽然大山阻隔了罗家坨苗寨和外界的联系,这里却因此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苗族风情。

据寨子镇镇长简远成介绍,罗家坨刚被“发现”时,村民们都还包着头帕,穿着传统的苗族蓝布服饰和千层底布鞋,民风淳朴。村民们个个擅长唱民歌,将生活都唱进了歌里。有时人还没进到寨子里,就能听到高亢的苗歌在山间飘荡。

“如果不是那次普查,这个原生态的寨子可能就被放弃了。”寨子镇政府二级调研员任廷国表示,当时罗家坨十分闭塞,灌溉农田仍要靠肩挑背扛地运水,村间的田坎路铺满牛粪。许多年轻人也都离开了这里,去外面的世界闯荡。

由于缺乏资金,罗家坨苗寨以文兴村并不容易。一段时间以来,眼看着客人纷至沓来,县上却决定让罗家坨苗寨歇业。“虽然当时游客不少,但寨子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不足,比如吊脚楼的空间建在楼外,游客晚上上厕所不方便。”简远成说。



▲这是8月13日拍摄的位于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寨子镇的罗家坨苗寨(无人机照片) 新华社记者王金超摄

于是,罗家坨苗寨不再忙于招揽游客,而是致力于提档升级。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2015年在彭水县定点扶贫以来,积极筹措资金,打造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罗家坨苗寨,寨子逐渐走上了文旅致富路。目前,罗家坨苗寨已荣膺“全国少数民族

特色村寨”“重庆市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”等称号。

“在政府的支持下,现在寨子里每家每户都有抽水马桶,客房里配有床上四件套、蚊帐、电视机和暖瓶,我们接待游客的条件更好了。”村民罗海说。

「九〇后」香港青年贵州种花扶贫记

短短两年多时间,紧邻“贵州屋脊”韭菜坪、气候高寒的中井村如今已是花海一片。

放眼远眺,一个个现代化花卉大棚矗立,曾经荒草灌木的单一景象正被满目绚丽所装点,“山地花海”的雏形呼之欲出。时下,花开正当时,这是“90后”香港青年梁安莉的创业基地。

色彩缤纷的花卉产业不仅赏心悦目,也给地处乌蒙山腹地、深度贫困的中井村脱贫致富带来希望,梁安莉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花仙子”。

中井村所在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,是当前全省尚未摘帽的9个深度贫困县之一,脱贫攻坚任务依旧繁重。这些年,海拔高、土地瘠薄、交通闭塞的中井村虽然变化明显,却始终没有像样的扶贫产业,制约着当地脱贫进程。

一个偏远贵州贫困山村竟能吸引香港青年创业,这得益于东西部扶贫协作。2016年,广州正式对口帮扶毕节市。在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牵线搭桥下,部分在穗港资企业前往西部山区。

2017年,作为企业代表的梁安莉的母亲受邀到毕节考察。与妈妈一道踏上乌蒙高原的梁安莉,对赫章县境内“贵州屋脊”韭菜坪的风光无限眷恋,却也被这里的贫困所触动。

于是,这对母女的投资兴业多了一份扶贫的责任。

2018年初,梁安莉与专业团队在赫章县考察了大小10多个乡镇后,最终决定在铁匠乡中井村种花。当年,梁安莉在“贵州屋脊”上的产业扶贫计划正式启动。

这两年多里,梁安莉平均每个月都要到基地上与工作团队同吃同住一段时间。公司也积极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,并聘请专家和技术人员定期到基地指导,培训技术人员。

花卉种植从100多个大棚增加到400多个;管理技术人员从10多人到40人……在梁安莉和团队的不努力下,基地发展迅速。2019年底,在不被部分专家看好的情况下,梁安莉和团队引进的安娜贝拉绣球存活率达到90%左右,当前正是采收时节。

“这次6万多朵绣球花已经全部被订完了,作为永生花花材,市场相当好。”梁安莉说,通过多次实验,基地已经从100多种花卉试品种中选取了20多种“接地气”、市场好的推广品种。

打造可持续的扶贫产业一直是梁安莉坚守的扶贫初心。她说,培养本地技术管理员,让村民广泛参与,要变“输血”为“造血”。

如今,基地里不少花卉品种逐渐走出温室大棚,走到当地村民家里,零散的土地上也开始有村民主动种植鲜花。

在家门口务工是贫困户周巧多年的心愿,现在她不仅在基地找到了稳定工作,还成长为管理员。“收入可观,还学到不少技术,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更有信心。”周巧说。

对于精准扶贫这一过去都没怎么听说过的词,梁安莉这两年思考很多。“只有走近贫困,才能了解国家精准扶贫事业的伟大。”梁安莉说,作为年轻人,能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扶贫事业是最无悔的选择。(记者 骆飞) 新华社贵阳8月23日电